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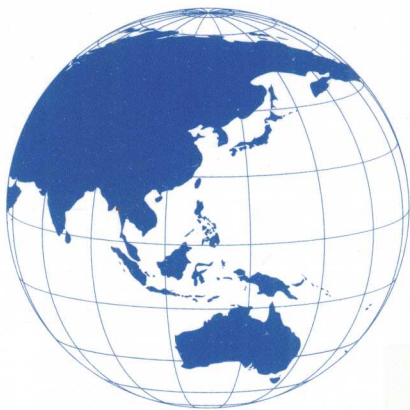
IPP
LIBRARY

IPP文库 | 中国研究书丛

大格局

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郑永年◎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01443990

D60
69

大格局

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郑永年◎著



北航

C1731257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D60
6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 郑永年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 3
(IPP 文库)

ISBN 978-7-5060-7326-4

I. ①大… II. ①郑… III. ①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D6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2257 号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DAGEJU: ZHONGGUO JUEQI YINGGAI CHAOYUE QINGGAN HE YISHIXINGTAI)

作 者：郑永年

责任编辑：栗河冰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 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14

字 数：153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7326-4

定 价：35.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012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是一个独立、非盈利性、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IPP 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提高公共决策水平和公共政策质量，为效益更好、效率更高和更加公平的中国公共政策而努力。

IPP 研究团队围绕发展这一主题，开展中国社会发展、政治改革、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科技政策、国际关系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知识创新、政策咨询和政策培训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IPP 的愿景是打造开放式知识创新平台，成为中国不可或缺的智库和领导力塑造培训基地。

研究院出版“IPP 文库”。“IPP 文库”又包括“IPP 中国研究书丛”、“IPP 中国研究译丛”和“IPP 公共政策译丛”等丛书。丛书的种类根据需要而调整。

“IPP 中国研究书丛”这一系列发表的作品包括研究院学者的优秀

作品、IPP 国际会议优秀论文集、IPP 资助的优秀研究成果等。作为一个开放的研究平台，这一系列的作品表现为方法论和观点的多元性，入选的主要标准是学术和政策研究的水平。

——中国崛起应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这个集子收录了作者在近期所写的一系列政策报告，其中两篇是和杨丽君合著。全部五篇报告都是首先发表在公共政策研究院的《政策研究专题》上，这些文章是作者对中国崛起的一些思考。现在集成书出版，希望与更多的读者分享这些思考。

尽管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现实，但海内外对中国的崛起能够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研究不足。迄今为止，很多人仍然停留在情感和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崛起，而缺少理性的分析。本书里的文章是作者对中国崛起做些理性分析的尝试。这次编辑成书出版，除了改动个别错别字以外，没有做其他任何改动。这个集子里，有几篇文章中的一些内容曾经在作者的其他文章中出现过。作者在写这些政策报告时，不可避免地会引用这些内容。这次出版，为了保持原貌，没有把这些内容删去。同时，各篇报告之间也有些观点和内容会出现重复，读者可以把每一篇当作独立的单元来看待。

本书的出版在公共政策研究院方面，作者要感谢莫道明先生和林蓝女士的大力帮助。其中，莫先生通常是作品的第一个读者，经常给我提出诸多改进意见。林蓝在编辑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在东方出版社方面，我要感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总编辑许剑秋先生和编辑栗河冰女士，没有他们的积极建议和推动，本书不可能现在就面世了。

目录

Contents

- 00 IPP 文库中国研究书丛总序 001
- 00 自序——中国崛起应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003
- 01 中国崛起中必须思考的十二个重大问题 001
 - 一、大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理解 008
 - 二、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 014
 - 三、中美如何共建世界秩序 020
 - 四、中国需要追求联盟政策吗 027
 - 五、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崛起成为海洋国家 034
 - 六、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与陆地地缘政治、周边国家外交 042
 - 七、应当追求东亚共同体吗 050
 - 八、如何守住南海“生命线” 056
 - 九、和印度要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68
 - 十、如何实现军事崛起 072
 - 十一、崛起过程中，如何建设软力量 080
 - 十二、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大国外交 085
- 02 平衡美国：中国应当有的战略思考 099
 - 一、美国“重返亚洲”如何改变着亚洲秩序 0101
 - 二、中国要对美国的“平衡策略”做战略思考 107

- 三、为什么中国也要平衡美国力量 111
- 四、中国如何建设性地平衡美国 117
- 03 中国海洋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125
 - 一、中国海洋地缘环境：东海、南海和印度洋 128
 - 二、中国传统国际定位的困局 135
 - 三、地缘政治的新局面和中国的国际关系定位 137
 - 四、G2 结构和中美关系 140
 - 五、亚洲和中国地缘政治的重心 143
 - 六、非洲和拉丁美洲：商业利益和战略考量 147
 - 七、初步的结论 149
- 04 日本新保守政治势力的崛起和我国的对日政策选择 151
 - 一、钓鱼岛争端与日本的新保守政治势力 153
 - 二、2010 年以来的反华游行 156
 - 三、新保守政治势力的组织网络 163
 - 四、新保守政治势力和反华游行 170
 - 五、我国的对日政策选择 177
 - 六、结论 184
- 05 21 世纪中日民族主义冲突：如何防止中国的现代化再次被打断 187
 - 一、中日间民族主义的主要冲突点在哪里 191
 - 二、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雪耻和自豪并存的民族主义 194
 - 三、日本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保持民族优越感的焦虑型民族主义 196
 - 四、中日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差异 200
 - 五、中日民族主义的共性 204
 - 六、中国的政策选择 206

中国崛起中 必须思考的十二个重大问题

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前不久在美国加州进行非正式会谈，双方就各自所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所涉及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很多问题不仅仅是双边关系，而且也涉及重大区域秩序（主要是亚太地区）和整个国际秩序问题。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中美关系远远超出了这两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影响到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中美这对双边关系是整个国际关系的结构，这个结构决定了整个国际体系状况。这也就是习近平和奥巴马会谈全球瞩目的原因。

早些时候，中国领导层提出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这是继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韬光养晦”政策、本世纪初以来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政策之后的又一重要理论概念。不管这些政策概念的提法有怎样的不同，其核心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国立志于做一个新型的大国，走出从前“大国争霸”逻辑，不仅实现自身的和平崛起，而且在自身崛起过程中，维持世界和平。不过，在政策概念和政策现实之间具有一个很大的鸿沟，中国能否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取决于中国自身，而且也取决于其他大国。就是说，“新型大国关系”要在大国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

在中国所有的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很显然是重中之重，是核心。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崛起表示出越来越多的担忧。这种担忧来自于中美两国所呈现出来的高度互相依赖关系。正是因为这种高度依赖关系，中国的内部发展和外部政策都会对美国甚至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这对中国来说亦然，美国的内部发展和外部关系也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对美国来说，对中国内部发展的担心在于中国这条大船往何处开，对中国外部关系的担忧在于中国的崛起是否会对美国利益甚至美国（和西方）所确立起来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

因此，中美双方都具有巨大的动力来探索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尽管很难说美国已经相信和接受中国方面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但很显然美国对此深感兴趣，相信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中美两国的这种认知上的接近直接促成了这次习近平和奥巴马的历史性的（非正式）会谈。

对于中国来说，在和其他大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历史地看，要走出西方学者称之为“大国政治悲剧”的国际关系逻辑并不容易。但是，不管道路如何艰难，这是一种必需的尝试。大国关系关乎战争与和平，关乎无数人的生命与财产，没有比这样的尝试更具有意义的事情了。中国要做一个新型的大国，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力量，更是信心。而力量和信心则来自于对事物本质的深刻认识。对事物的不确定性或者恐惧往往来自于对事物缺乏认识或者无知。容易理解，中国如果要做一个新型的大国并和其他大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就必须对一些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有深刻的理论与经验认识。只有对国际关系的现实具备了足够的知识，才能克服恐惧，树立信心。

从一个更为宏观的层次看，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崛起过

程中的重要一环。很明确的一点就是，中国和其他大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仅仅是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双边关系，更是涉及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的双边关系甚至多边关系。这对其他大国亦然。本报告围绕着“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基点，讨论十二个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我们认为，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认识国际关系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以及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所能扮演的角色、所能追求的利益、可能面临的风险等问题。

这十二个大问题包括：

第一，大国和世界秩序之间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主要是要回答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一个秩序以及大国在确立国际秩序过程中的作用。

第二，中国在世界秩序确立和建设过程中要扮演哪种角色？主要想说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再也不可以像从前那样当世界秩序的反派；相反，中国已经是这个体系的一个主要既得利益者。中国在这个体系内所获取的利益远较其他国家多，但同时中国也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不过，中国也会遇到强大的反对力量和挑战者。

第三，中美两国如何共建国际秩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秉承和平发展的原则而崛起。其中，向世界开放、与世界接轨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核心手段。但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向世界调适的空间已经有限，而世界也没有显现出向中国调整的意愿。因此，在今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中国和其他国家会进入一个相持状态。中国如何继续崛起便成为中国的主要问题。要继续崛起，中国必须从承担区域和国际责任做起，在此基础上构建大国关系，尤其是和美国的“G2”关系。但对“G2”必须做出既有利于中国本身、也有利于他国的制度安排。

第四，中国是否要像从前和现在的大国一样，在崛起过程中实行联盟政策？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需要对联盟的优势与劣势进行理性分

析。中国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和其他大国不同的道路，即在不实行联盟政策的情况下，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不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

第五，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崛起成为海洋国家？随着全球化和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的日渐一体化，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显现出来。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陆地国家，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海洋地缘政治从来就不是历代政府认为需要考虑的事情。原因也不难理解，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计划要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只有一个国家要成为海洋国家的时候，海洋地缘政治才会变得重要起来。而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只是近来的事情。尽管中国不可避免也必须成为海洋国家，但从海洋国家的历史看，这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第六，如何处理海洋地缘政治与陆地地缘政治以及周边国家关系？海洋地缘政治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陆地地缘政治就不重要了；相反，同样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更凸显陆地地缘政治的重要性，陆地地缘政治不仅关乎国家内部的稳定，也关乎着国家的统一。中国所需要的是达到海洋地缘政治和陆地地缘政治的平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中国严峻的国际形势尽管是和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有关，但大都因中国周边国家而起。或者说，一方面是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中美关系，这两层关系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从现在的状况来看，这两层关系似乎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阶段。如何理清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必须思考的问题。如同任何国家一样，要和周边国家处理好关系，首要的是要对中国特殊的地缘政治因素有清醒的认识。要根据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来确立和周边国家的关系。

第七，会有一个制度上整合的东北亚吗？东北亚包括中国、日本、朝鲜和韩国。东北亚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像北美或者欧洲那样的制度概念。很多年里，东北亚三国都想努力建设东北亚区域

主义的一个制度构架，尤其在经济贸易方面。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日本，在东北亚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国这样做值得吗？或者说这样做会成功吗？二战前，日本曾经尝试过，就是要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通过侵略战争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最后以失败告终。现在中国要建设或者参与建设东北亚的制度化，尽管中国强调的是经济贸易方法，但成功的可能性并不大。作为大国，中国要重新探索一种可行的整合或者分离机制，保障国家安全和区域和平。

第八，如何守住南海“生命线”？中国南海不仅仅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更是中国的“生命线”。南海形势恶化和当今世界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紧密相关。更直接地说，南海问题是美国“重返亚洲”引发的结果。南海问题是历史问题，美国当然没有制造南海问题，但南海问题浮上台面和美国相关。这里要回答一个问题，即为什么美国的地缘政治转向亚太地区？从“美国在亚洲的存在”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无论是和美国的关系还是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仍然有很大的外交空间。这些空间的拓展无疑可以增加应付自己所面临的挑战的可能性，有可能避免和外在世界的对抗，以增进国家利益。但拓展这些空间的前提就是要解放思想，改变传统思维方式。

第九，中国和印度要确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东边的日本已经对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构成了有效制约，那么西南边的印度又如何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和印度的关系越来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印度是中国的邻居。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正在急速现代化，经济快速发展，并且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一直高涨。同样重要的是，为了制约或者平衡中国，其他大国包括美国和日本也一直试图和印度结盟。那么，中国应当和印度确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在亚洲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看，对中国

来说，中印关系是仅次于中美关系的一对重要关系，要把和印度的关系提高到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高度。和印度关系搞好了，中国西边陆地地缘政治甚至海洋地缘政治都会得到稳定。在最低程度上，中国必须千方百计不把印度推向美国和日本。对印度，中国的认识仍然很肤浅。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是一个文明国家，倾向于独立的外交政策，很难成为另外一个大国（美国或者日本）的附属。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中国很难确立有效的中印关系。

第十，中国如何实现军事崛起？军事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的现代化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一个国家如果只有军事崛起，而没有其他方面的崛起，那么军事崛起便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没有军事崛起，而只有经济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崛起，那么也很难说是一个强国。自近代以来，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今天，中国军事崛起的议题变得越来越现实。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国家对军事现代化的投入也越来越大，中国各方面的技术发展也达到了一个转折点或者突破口，同时中国经济“走出去”必然导致战略的“走出去”。任何一个国家，随着其经济力量走向世界，其军事力量也会跟着“走出去”。正因为如此，国际社会也给予了中国军事现代化越来越多的关切。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其他国家视中国的军事崛起为威胁，那么也必然会在军事上和中国竞争，最终有可能导致中国和其他国家间的军事竞赛。而这是中国必须避免的。如何避免？中国的军事崛起要考量到区域化和全球化这两个重要要素，把军事崛起置于中国大国责任的构架内，并在这个构架内一方面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包括军事透明化在内的军事政策，另一方面寻求不针对他国而针对国际秩序建设的国际合作。

第十一，崛起过程中，如何建设软力量？和任何国家一样，国家的崛起首先是硬力量的崛起。所有硬力量的基础都是经济，没有经济上的

崛起，就没有包括军事、外交在内的各方面的崛起。或者说，没有经济的崛起，其他方面的崛起不足以使得一个国家产生国际影响力。大国首先是经济大国，然后是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但是，硬力量必须软化；否则就会被其他国家视为是威胁。中国各方面的硬力量崛起不可避免，那么如何建设软力量便是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挑战。自近代以来，从经验上看，软力量的崛起有两大挑战，一是如何克服内部民族主义，二是如何建设其他国家所能接受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或者普世价值）。民族主义的崛起是一个国家崛起过程的必然现象，同时民族主义也是有利于国家内部不同要素的整合。但民族主义必然对一个国家的外部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从现象上看，民族主义往往和种族优越、文化沙文主义等联系在一起。因此，民族主义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过程必须超越的一环。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往往体现在简单的义和团主义，包含了近代以来的受害者情结和崛起之后的复仇情结。另一方面，中国现在还没有发展出能够让其他国家欣赏和接受的文化价值。简单地说，中国缺失软力量。要发展软力量，中国迫切需要建设中国本身的知识体系。在国际关系层面，这个知识体系必须是理性民族主义和普世文化价值的结合。

第十二，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外交？一个国家的外交是否能够成功和可持续，一取决于国家的硬力量，二取决于国家的国际关系战略。如果这两个条件缺失，那么外交很难成功。但即使有了前两个条件，也不见得能够保证外交的成功。因此，可以把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看成是既相关又相对独立的两个部分。传统上，中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传统中国处理外部关系主要靠的是朝贡体系建设。这种关系在王朝兴旺的时候比较有效，但一旦王朝衰落，朝贡体系也跟着衰落。近代以来的历史更是说明了“弱国无外交”的道理。那么，今天的中国有

和中国国力相适应的外交吗?“大国外交”是当代中国的现实。中国要实现“大国大外交”需要几个条件,包括经济、军事崛起和外交的协调和内部一个大外交权力结构的建设。要改变改革开放以来单纯的“外交为经济服务”的局面,把经济力量使用到外交领域。军事也必须为外交服务,没有军事,就不会有有效的外交,但军事力量不能自动转化成为外交力量,军事力量必须置于大外交的构架内。而是否能够实现这样的协调,就取决于是否存在一个大外交的权力结构。

一、大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理解

(一) 世界秩序

在讨论“新型大国关系”之前,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包括有没有世界秩序?需要不需要世界有秩序?世界秩序是如何产生的?大国和世界秩序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里主要要说明大国关系并非只是任何两大国或者几个大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或者多边关系。一句话,大国关系是关于世界秩序的大问题。

有没有世界秩序?在西方国际关系文献中,主流观点就是一致的,那就是,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无政府状态。西方国际关系的两大学派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者的起点都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也应当说,这两种流派已经成为西方政治人物和决策者所经常遵循的意识形态,它们对西方的外交政策一直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在国际关系中,世界的无序状态一直被视为是常态。正因为是无政府状态,战争也被视为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而和平则是偶然的,不是必然的。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尤其在世界进入主权国家时代之后更是达到了顶峰。自从主权国家的概念从近代欧洲产生以后,这个概念一

直从欧洲传播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到现在，没有一个国家，或大或小，或强或弱，不自称为主权国家。在主权国家时代，主权国家就是国际社会的单元，没有一个政府可以自称高于主权国家。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高于主权国家之上的政府，或者世界政府。从这个角度来看，世界的无政府状态的确就是常态，世界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像主权国家内部秩序那样的世界秩序。

对主权国家来说，没有一个高于主权国家政府之上的政府意味着什么？很简单，这意味着，没有其他组织会考量你的利益，你必须尽你所能来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没有任何组织在你的利益甚至安全面临危险的时候会来保护你，你必须自保。因此，对主权国家来说，最高的利益是国家的安全，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安全。

人们更是用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来解释历史上的战争，包括一战和二战。当然，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无论是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还是主权国家之前的各种传统国家，内部冲突甚至内战也经常发生。但不管是怎样的冲突，终极原因就是各个个体（人、组织、国家）之间不同利益的冲突。这个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每个自私的个体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倾向于把他者的利益最小化，冲突就自然发生。

不过，对“世界的无政府状态”的假设是可以加以质疑的。经验地看，没有世界政府不等于没有世界、没有秩序。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每一个体都会面临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因此构建秩序也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正如只要有人的地方总会出现一个秩序那样，人类社会实际上也是有秩序的。历史地看，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几种形式的国际秩序。

首先是帝国形式。在帝国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由各个分散的和互不发生关联的地方政权组成。帝国是第一种世界秩序，它把各个地方连